

飢 餓

848

637.2

郭 伯 恭 著

月一十年四廿國民

贈者著

館書圖平北立國

飢 餓

著 恭 伯 郭



3 0580 9429 7

行 印 年 五 三 九 一

目次

序一	郭紹虞
序二	朱自清
付印題記	作者
紡紗婦	一
賣布	六
民隱	一三
冬的消息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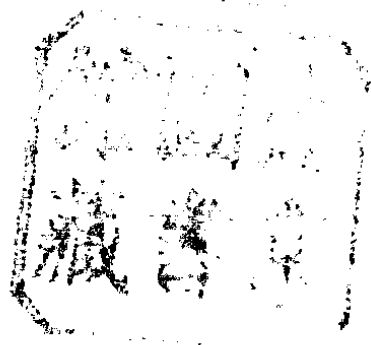


不怕脖子粗	二〇
我是一隻小羊	二二
江上黃昏	二五
生命底象徵	二七
問誰	二九
生之路	三一
招待	三三
討賬	三七
囑咐	四一
王二嫂	四五

春天	· · · · ·	四九
拉牛	· · · · ·	五五
消息	· · · · ·	六〇
路上	· · · · ·	六九
在都市裏	· · · · ·	七八
獨立堤上	· · · · ·	八四
燒	· · · · ·	九三
活下去	· · · · ·	一〇〇
跋	· · · · ·	一〇五

序一

二十三年春，我以學校休假之暇，在河南大學住了半載。當時，郭伯恭先生亦在開封，以其所著見示。其中一種，即是他新詩集的稿本。近年來，國內新詩壇比較沉寂，而伯恭先生却努力不輟，爲於衆人不爲之時。當時，臧克家先生尙未爲人注意，以農村爲題材的詩似亦不很多，而伯恭先生與臧先生都差不多同時注意到這點，開懇這未開懇的園地。再有，近年的新詩，論詞句則歐化過甚，論



意義似亦太偏於象徵，所以有的詩直是解人難索，莫名其妙。本來，詩壇不妨是廣大教主，兼收並蓄，平正怪奇，各擅其勝，原不妨闢此一境。但是，若使新詩而都偏於這種傾向，隨波逐流，未能自振，則亦似可不必。所以我對於伯恭先生的不追逐一時風氣，站定脚跟，不輕轉易這一點，似乎覺得更有特別提出的必要。

大凡一種新的文體的建立，對於語言文字的使用，也每形成與昔不同的姿態。而這不同姿態所由形成的淵源，不是取則於古，便是受外來的影響。就以前講，佛經的翻譯是梵化，而古文的體製則是古化。近來人，對於『復古

『二字，似乎有一種過度恐慌的誤解，而不知古化中也可以創成新製。這正和唐代的古文運動，一方面也是文學史上的革新運動一樣。所以我以為現在的語體文中，儘可以參些洋氣息，造成歐化的語句，然也未嘗不可改造土貨，善於運用本土原有的語言。假使有人欲為大眾語下一定義的時候，恐怕這也是條件之一。

不過運用本土原有的語言，也大非易事。雜以文言，採用比較古些的語詞或語法，以成為新語錄體，則尚不難。若欲採用當今各種社會的語言，而化俗為雅，易朽腐為神奇，使於生動中求和諧，於沿襲裏見獨到的力量，則於

語詞之運用，語法之組織，在在須加斟酌，推敲。何況用以入詩，更用以入新詩呢？

二十二年的冬季，徐玉諾先生道經北平過訪縱談。他曾說：『農村社會所用語詞的豐富，大有可以採用的價值；此次回到本鄉，將留意農民的語言。』可惜徐先生忽發癩病，未能見其最近的成就。而伯恭先生却也有同樣的注意，不得不驚訝於河南詩人之所見略同了。

我認爲這至少是新詩壇的一種途徑，故特提出一言之

郭紹虞。二四、十，十四。

序二（代序）

紹虞兄：

郭伯恭先生的飢餓，細細讀過了。有些詩寫得非常親切，像紡紗婦，賣布等。有些詩寫得很悲壯，却不流於膚廓，像路上，燒等。飢餓的特點似乎更在前者。郭先生自己在跋裏說得明白：

我的詩是從真實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不大草率的寫；雖然我對於鄉村的取材很廣，但那都是我親眼

見過的事實，因為我是從小在鄉村裏長大的。

詩應當怎樣寫，我不知道，但我們這破產的農村的光景，是值得詩筆紀錄的。小說取材於農村的很多，詩這方面，似乎還只有臧克家先生和郭先生。

這種詩顯然不能用歐化文；語言恰到好處可不容易。

郭先生說：

關於詩的條件，我以為應當注意的，就是文字的平民化，詞句的經濟化，音節的天然化。

他的確照這裏所說的做去；除了第三項有時還不能做到以外，別的都做到了。——用俗字俗語寫農村生活的詩，最

早的其實還有一位蜂子先生（筆名）；見於民十七的大公報，題作「民間寫真」，用的却是詩的形式。不過那些詩很少，又都簡單，歌謠味兒比詩多。

路上等詩，魄力大，想像也不缺少，但總嫌露些。希望，小河像別人處太多，不妨刪去。集中似乎只有兩首抒情詩，我是一隻小羊，江上黃昏；前一首圓熟些。

這封信請讓郭先生看看，妄評，勿罪！

弟
朱自清，二十四年九月。

付印題記

這本小書，在今年春天本就打算付印，所以當時我把這集裏所收的東西，抄錄在一塊兒的時候，就特意寫了一篇「跋」附在後面。關於我寫詩的經過和主張以及應說的話，差不多在裡面算是說完了。不過這本小書的出現，使我深深銘感的，是郭紹虞先生在百忙中爲它作序；朱佩弦先生在讀後特意爲它寫了一篇代序，更是它一種意外的光榮。朱先生所推許的，我不敢當；朱先生所指示的，我已

遵辦。所以集中已沒有希望和小河，爲補其缺陷，我又另選舊作問誰和生之路兩首小詩以充之。這兩首小詩固不一定比被換掉的好多少，但讀者讀了這兩首小詩，然後再去讀集中的路上，至少可以容易窺見我所走的人生的路，是怎樣地坎坷，怎樣地吃力了。

作者，十，十六。

紡紗婦

誰也知黑夜裡該早早安睡，
給白天的疲勞一個休息機會——
可是飢餓壓得她抬不起頭，
若不靠紡車搖出幾兩紗，
你說她怎麼能够生活得下？
窮人生來命裏苦，
不知道什麼叫做安慰，舒服！

遵辦。所以集中已沒有希望和小河，爲補其缺陷，我又另選舊作問誰和生之路兩首小詩以充之。這兩首小詩固不一定比被換掉的好多少，但讀者讀了這兩首小詩，然後再去讀集中的路上，至少可以容易窺見我所走的人生的路，是怎樣地坎坷，怎樣地吃力了。

作者，十，十六。

紡紗婦

誰也知黑夜裡該早早安睡，
給白天的疲勞一個休息機會——
可是飢餓壓得她抬不起頭，
若不靠紡車搖出幾兩紗，
你說她怎麼能够生活得下？
窮人生來命裏苦，
不知道什麼叫做安慰，舒服！

希望像板壁縫裏的豆油燈光

一線壁影還沒有照亮，

烏鴉便駛來夜影的昏黃：

深夜裏，止水一般靜，

誰不在做着呼呼的酣夢？

聽呀！軋軋的紡車，

像銀瀑飛下千尺崖，

在無聲的谷底迴震，

惟有她強撐着一顆疲憊的心。

一轉，二轉，三轉……

轉得手麻，眼痛，臂酸，
深深咽下了一口苦悲，
一陣昏花鑽進了眼簾。
從來沒對誰訴過苦衷，
也沒露過紅腫的眼睛。
只有一轉一段紗她相信，
因為她明白，
絕不會有人將麪包相送。
有時恐怕驚動鄰家的好夢，
故意將紡車輕輕搖動，

但怎知手臂多麻木，

而紡車也慢慢地分外加重。

猛然一絲鞭影掠過眼角，

她又重新恢復了清醒，

百轉，千轉，萬轉……

仍軋軋地搖出最後的一股勁。

簾前漾起『喔喔』的鷄啼，

（是三遍了，你得數清。）

冷風由門縫偷偷擠進，

一陣寒噤，

搖曳着紅豆般的孤燈！

賣布

一

莫看霜花插上她滿頭髮，
烏鴉一叫就匆匆離了家，
二十里路在她眼底並不算遠，
面前正有一根線在慢慢的牽。

肩上揹着沉重的布綑，
強自支持着一顆沉重的心，
脚下踢起一縷縷的希望，
是白的銀元在地上發亮。

這布正由棉花到織成，
不知熬過了多少五更，
又不知投了幾千回的梭，
一堆的太陽跟隨着升落。

飢餓逼得小孫女直是哭叫，
媳婦的單布衫逗着風笑，
兒子爲了保安費躲避不敢出，
一切的開銷都指望這疋白布。

二

趕集的人是多麼小器，
爲了一文錢爭執到底，
提籃的小販高聲叫賣，

滿街都是眼無人理睬。

有幾個買布的站在攤邊，
手量着布無心地左顧右盼，
你說，三百文一尺價不算高，
他說，這那有洋布細而且好？

不錯，今年的大小布行，

都與去年兩樣：——

洋布堆滿了一堆一堆，

粗糙的土布怎會不倒楣？！

她咕嘟着嘴裝一肚子悶氣，
恨洋鬼子織布都是用機器，
『咱的生意教奪走啦！』
可是她眼一黑並沒說出話。

三

保安費說什麼不交，

鍋裡無一粒米怎好？

脚下的歸路格外延長，

她不敢再往下細想……

低沉的天，黯淡的路，

沉重的布網揩在身後，

一個圓圈又一個圓圈，

石子在她底脚下打轉。

無心睸鉛樣的原野，

強自掙扎着兩隻乏力的脚，
上氣不接下氣的緊喘着，
臉上的表情已告訴你一切！

煩憂沉重地壓在兩肩，
黯淡的路罩着低沉的天，
脚尖上踢不起星斗輝煌，
遲緩地，顛撲地，一步一個淒涼！

民隱

聽說鎮上來了大兵，

人們都是萬頭鑽動；

這個說：『土匪許要聞風逃走？』

那個說：『從今或許就要太平？』

一會兒村長拿着公函挨戶傳看，

說是『款項又增加了勦匪捐；

派各戶每畝出錢五百，
還有八斤的白麪。』

村人們滿懷希望，

頓時全變成了失望；

說什麼爲民請命，

還不是小百姓們遭殃！

金二嫂更珠淚滿眼，

向村長乞求說：『可憐！

我們人上月被匪拉走，

無錢呵，現在尙未贖還！』

村長眼一瞪『這是國家的大兵，

奉命勦匪，爲着我們百姓；

一點子勦匪費你怕得出，

你去上鎮上旅長求情！』

金二嫂知道枉然，

低下頭心中痛酸；

無奈何七借八湊，湊足了兩串五，
又一夜黑裏推磨了四十斤白麪。

冬的消息

天已罩上了嚴肅的灰色，

喜悅的容顏也不再有；

不見了，不見了，

慈母般的春底溫柔。

那葉綠花紅的一切草木，

美麗的容顏只剩最後一度，

一夜冷風過後，
便都披上了紫紅色的衣服。

爬過了北冰洋的朔風，
帶來西伯利亞的荒寒；
煤爐中冒起紅火，
街頭的窮人打着冷顫。

蝴蝶般棉絮般的雪花，
又將在空中追逐飛旋；

不見了，不見了，

春底和祥的喜悅的容顏。

不怕脖子粗

春風還深深地躲在南海，

衙門開徵，就派出差役來，

酒飯鴉片好招待，

臨走跟他去，才能銷了差。

說聲沒錢，那就不能模糊，

鐵索可不怕你脖子粗，

拉進城裏吃盡苦，
不掏錢的房子有你住！

我是一隻小羊

命運是一個牧童，

我是一隻小羊；

終日隨意的驅趕，

任他心志所向。

他把我趕到草場上，

不容我吃個一天半晌；

便又把我趕到河水邊，
空對着影兒悵惘！

一會兒夕陽落了，
他把我趕進羊房；
當天色未明的時候，
他又驅我離了夢鄉！

終日裡把我驅趕，
只容我走，不容我想；

最後把我驅到屠夫手的裏，
他這才離開了我底身旁！

江上黃昏

夜的黑影降落到田野裡，
一切都披上濃重的灰衣；
搖籃般的船兒停泊着，
炊煙裊裊繚繞在船桅。

白晝的炫耀業已消退，
萬有都顯示靜悄悄地；

小浪兒奏着溫柔的催眠歌，
緊一陣，慢一陣，催人入睡。

生命底象徵

我拿紅燭來象徵生命，
燦爛地發出了巨大的光耀；
你莫說生命是微末的，
如閃爍的螢火一樣的渺小。

它像正午的太陽高照，
光輝燭遍宇宙的深幽；

勇敢地放射着金箭，
征服了黑夜一切的所有！

問誰

從不曾對誰道過一聲痛苦，
也沒向誰求過一點慈悲，
鞭絲狂跳着抽着我底心，
雖然眼角裏常噙着辛酸的淚。

有時跑得心慌氣屏，汗流浹背，
但兩腳仍是不敢停憩，

『你是誰呀，你是誰呀，
在我後面那樣的飛奔逐追？』

肩頭蹲着萬斤重的疲憊，
向肚裏咽進一股股的淚水，
沉默的心靈回答我說：
『那正是你自己，你還問誰？』

生之路

生之路在我底面前開展，

它是多麼長呀，你看！

翻過了一山又一山，

總是望不見邊：

你剛翻過了這山，

還得再往前，

往前去翻那山——

那條白帶子似地一線！

在你底眼底看來，天似已到邊，

但是你再上山看——

那山背後彎彎曲曲的一條是什麼？

它是永遠走不盡，走不完！

招待

捐稅像瘧疾一樣在鄉村蔓延，
一陣冷顫後緊跟着全身熱汗；
抽了筋還要剝皮，
一口氣也不容你舒適的喘。

縣衙門的催征員來了，
要鴉片吸，還要盤纏；

逼得你雞飛狗上牆，

終須剝窟窿打洞的湊款。

區公所區丁來了，

沒有應酬，也得看他一付鐵臉；

要是你百方湊借不夠，

臨走必須得孝敬他一雙鞋錢。

莫說田園早已荒盡，

捐稅一個不能拖欠；

就讓你砍下生柴挑街賣，
也是完了捐然後再說吃飯！

村前李老三因招待不過，
踢翻了饅筐，摔碎了碗；
立時將他帶進區公所，
說他是抗公不辦。

他的女人連忙央鄉長去說情，
結果罰了大洋二十元——

李老三自從受過教訓後，
每逢催差來，總是酒飯鴉片。

討 賬

怎麼？你說今年不遠，

今年只掉這最後的一天——

呸！混賬王八旦，

算是你們瞎了眼！

今天沒錢就得跟我走，

看大腿能不能扭過指頭，

來一次你們混推時候，

到現在說是無路可走。

這不是存心混賬是什麼，

清賬期幹嗎不早早預備着？

原先看你們一家很可憐，

三爺才放給你們二十元，

爲了十元利幾乎將我鞋跑穿，

至如今弄的本金一文還沒見！

三爺的脾氣你們知道，

這次可教我怎麼回報？

你說你們新年都不能過，

我問你，是誰將你們拉着？

沒吃的該你們餓死，

我姓王的管不了這些事！

老實說，今天沒錢就要帶人，

先用皮鞭抽，然後送進衙門，

莫說今天對不起，

誰教你們把清賬當作兒戲！

像你們這樣蠢笨如豬犬，

欠人家的還遲遲不肯還：

這不是明明想造反？

這不是明明想造反？

反正我今天不能空回，

由你們隨意去說自己底嘴，

沒有人去，就得交錢，

兩條路，儘你們可意的揀！

（他氣沖沖地一氣說完，

兩隻眼瞪得杏一般地圓，

火星在他底睫毛上跳，

飛涎擊碎了金二哥底腦……）

囑 咐

這不能抱怨媽媽底心狠，

只怪老天爺不讓我們生存，

你爹爹底棺材怎樣弄來？

李三爺底青麥賬多麼利害！

這都不說，咱們還一件袂衣沒有，

北風裡，媽媽和你一樣瑟瑟顫抖，

你不見二寶早已穿上厚的棉襖，

兒呀，你和媽媽只終日守着這個冷灶；

這冷灶已三日沒有着火，

兒呀，你知道你是怎樣嚷着餓，

但你也知道咱們米沒麪淨，

可不是媽媽故意來節省。

穿單衣，就說能過得去，

可是你怎樣能撐着空的肚皮？

你要伴着媽媽做什麼，

媽媽老了，耐得飢，忍得渴！

況且咱們這個四面透風的草窠，

也比不上人家又高又大的院落，
那里還有白的麪，白的蒸饅，
兒呀，那里好，那里沒有飢餓！
要說十歲也不算多麼小，
你又怪伶俐什麼都知道，
媽媽的話要得牢記，
那里可不比在咱家里，
你淋漓無常的眼淚，
不要無端再往外墜，
你憨聲呆氣的笑，

也不要將小少爺吵惱了：

要好好和小少爺玩耍，

不許別扭，好好地看顧他！

至於媽——哎，這個害媽媽，

全當她死了，不要再想她！

記清楚，好好和小少爺玩耍，

兒呀，莫要哭，去吧，去吧，去吧！

王二嫂

王二嫂，這個四十歲的寡婦，
整整熬過了二十年的孤獨，
王二哥給她撇下二十多畝地，
小日子過得多火色，多如意！
要不是那年小狗子出天花，
葬埋後，她也就隨之改了嫁；
這足證她底生活很不錯，

到那里還不是一輩子吃喝！

可是這年景不論人多人少，

飢餓像一條繩子縛着人人底腰，

雖說太陽還是東升西落，

樹梢頭根本就沒有炊煙掛着，

誰底心尖上不蹲着焦躁？

烏鴉獸走了夕陽僅有的歡笑。

田裏的收成還不够交糧納稅，

王二嫂就跟着年景倒了楣！

前些時她就過到山窮水盡，

打算向隔壁借二升米，挨度荒春，

但隔壁說，非是我們不肯出借，

這種年景，白天裏誰也要顧慮黑夜；

像我們一家大小十多口，

借給你，教誰來將我們搭救？

況且眼睜睜天無雨，麥苗枯焦，

你幾時能够還我們呀——王二嫂！

飢餓打得王二嫂只剩奄奄一息，
她決計要招婿了，不能坐以待斃、

但四十歲的寡婦啥稀奇？

雖說她還有二十多畝地！

人吃人的年景個顧個，

誰不是丟下孩子，扔了老婆。

種起田來捐稅無法納，

二十幾畝地也是白搭！

春天

漫天綠意從楊柳風的懷裏蘇醒，
我再也忘不掉十五年前的春景。

那時黑夜裏狗不會驚，

五更頭還可聽有序的三遍雞聲；

窗紙一亮，就揉着眼睛，

披起棉襖，跟隨大人踏上田塍；

一溪綠水，縈繞着一簇茅屋，

一簇茅屋，徐裊着炊煙騰騰，
幾個衣服乾淨的村婦，

匍匐在溪邊淘米，濺出水聲琤琮。

一陣微風，輕吹着麥浪的波動，

一聲鳥鳴，叫破了原野的寂靜，

野花小草都在歡欣的跳舞，

天空的流雲也在遊蕩飛行。

千紅萬紫的雜卉爭賽艷容，

採花的蜜蜂奏着鼓樂溶溶，

是那里來的琴音清幽？

呵，啄木鳥正在林間蹦蹦的作工。

晨光迅速地驅散了淡淡的朝霧，

濃綠的樹木更活潑地欣欣向榮，

農夫們高興地肩着鋤頭上坡去，

三百六十天有幾日這樣的春光美景？

溪水沉睡似地靜臥在泥底，

春風吹眠了一切——沉困惺忪，

牧牛兒躺在蓬鬆蒙茸的青草地上，

樵子們也擲了鐮刀對天空發怔。

這一切不堪回憶的甘甜，

曾幾何時，就這樣星移物換，
頭頂上仍然罩着十五年前的一張天，
可是鄉村的平靜已不能再見；
斷牆根堆滿了泥土與瓦礫；
蛛網上冒不出縷縷炊煙。
一叢叢的雜草圍住了村莊，
野兔的洞兒穿進庭院，
葛藤悠閒地爬上屋脊，
野雉悄悄徘徊於頽垣。
黃狗兒沒有了踪影，

柳絲下不見燕子翩翾，
池岸上斷絕了成羣的鵝鴨，
綠水裏鼓不起晶瑩的波瀾。
半空裏掉下一聲雷震，
是狼嘯，在晴朗的白天。
阡陌上荒蕪沒了畦徑，
野草的枯桿與綠樹比肩，
殘葉捲着塵沙飛舞，
像死人的紙幡隨風招展。
一年一度的春草綠，

悄映着荒墳纍纍，荊棘葦蔓。

捐稅吸乾了村莊的血液，

田園的主人各自走散，

野卉的面孔上洗去了芒鞋的污泥，

記憶在麥浪的波紋裏搖顫。

而今狂風吹落了幻想的花，

只淒涼的暮色籠罩着蒼茫寒煙！

拉牛

求你佬恩典，我們知道好，
一輩子也不會將你佬忘掉。

十元利息固然不算怎麼多，

可是今年收成歉，不好籌措！

狗子爹爲了這十元利，

你佬不知他是多着急：

幾家來往處都跑去借遍，

回來總是帶進一聲長嘆；
也不怨人窮了沒有親戚，
誰不是儘先顧慮着自己？

那像你佬大大的囤直堆到梁頭，
麥，米，綠豆，各樣糧食都有！

你問我們還有什麼牲口，
我說，我們只剩一條老牛，
那不是，就在槐樹下縛着，
整天和我們人一樣的挨餓。

說起來我們真對不起它，

風裏雨裏使它套着犁耙，

幾畝黑土，全賴它奔波翻騰，

四季不息地深耕，播種：

播種時總也撒下天大的希望，

萬不料後跟着一串無邊的飢荒，

於是它也就一天一天的乾瘦，

那像你佬家裏那肥得走不動的水牛！

怎麼？你要拉我們這條老牛，

求你佬恩典，我磕頭——
它是我們唯一的生命，
無論說什麼，那可不成，
況且交不上只十元利，
莫看它瘦，還值的多呢。
再說我們是欠錢不昧，
就見官也總是無罪；
你不能這樣不講情理，
硬拉走它，不答一口氣——
呵呀，橫豎我們是活不成，

狗子爹，快出來和這老東西拚命……

消息

你想知道鄉村的消息幹什麼，

那如你們大減價多賣幾件存貨？

雖然是掛着拍賣的幌子騙騙人，

畢竟多撐住幾日你們那希望的心。

我真替你們發愁那麼多的貨物賣給誰？

就是買一就十，還不是堆起來等着霉！

鄉村人的生命，早就靠着草根樹皮，

誰還有興頭想披上一件新鮮的衣？

樹梢頭留不住炊煙盤旋，

古老的夢早在西風下凋殘：

門前尋不着高的馬與肥的牛，

鵝鴨像洪水一樣的奔流；

偶而發現了一條馱子，

也是長長的毛，長長的嘴，伏着頭……

飢餓控制了整個的村莊，

百戶裡九十九戶鬧飢慌。

現在單說咱們一個村莊吧，

有糧食吃的也惟有村當心的高家；

提起高家倉房的大小，你也曉得，

一倉糧食足夠活人一百！

量不盡的黃的白的麥米，

都是李二禿們——那佃戶之羣底血滴，

他們拖泥帶水整整忙碌一年，

到頭來，糧食滾不進自己底門欄。

不管什麼年景，租裸必須交够，

差一合還要補上一升豆！

高家寧放在地下生蛀虫，

莫想他們救活窮人一條命。

我說，窮富根本就是死對頭，

窮的越窮，富的越富有！

是上月，忽然傳說×軍要從這裡走，

高家的人就在當天逃的一個也沒有，

不過×軍實際只到了鎮上，

並沒有經過咱們底村莊。

不知從那里來了一股蠻勁，

人人心頭都在騷動；

也不知是誰的話，

『我們不能等着餓死，

高家大院有的是糧食！』

要是平常誰這樣說，

那不是想在太歲頭上動土麼？

可是這句話竟縛緊許多心，

七手八脚就擁進了高家的大門。

誰進去有誰的份，

珍珠一般的糧食，

盡你去裝，去往家裡運！

從此荒春不愁度過，

多少人也不再填溝壑。

可是自從鎮上的X軍西走，

聽說高家還要請兵懲辦兇首，

但那是大家的事大家幹，

不知他們能不能將村人一個個殺完？

我不想再告訴你別的什麼，

這件事就够你慢慢咀嚼，

你要問爲什麼鄉村變得這樣快？

頂好請你自己將算盤先打一回——

想想看：這稅啦，那捐啦……

誰受得住這樣剝皮抽筋的刮？

他們是人，他們要生活，

對生路，就不得不採取堅決！

你曉得米價溜，鹽價漲，

借了外國麥，就說農村復興有望，

我也說呢，農村總該救濟吧，

但是我勸你緊睜眼，慢說話，

從此不要再談農村怎樣，怎樣，

免得人家聽着笑破胸膛！

如今的鄉村已到什麼情形，

你們都市人聽來真如做夢：
千萬顆不安定的莊稼人底心，
活活地感受着壓搾在呻吟，
歡笑早如一縷輕烟似地消散，
各人底眼睛裏冒着憤恨的火焰。
死呀，他們也曾詳細的打算，
但不再是不死不活的遷延，
網縠紮緊了他們底脚步，
他們要生活不得不找尋出路。
我告訴你不要再小覷鄉下的莊稼人，

他們有一顆你們沒有底火一樣的心！

路 上

奔波了二十幾個瘋狂的冬夏，
受盡冷風暴雨慘酷的吹打；
有時急急走過渺無人跡的平原，
阻住去路的便是一坐巍峨高山，
巉岩的石子死啃住我底腳，
榛莽的荊棘刺傷我底脛踝，
好容易努力翻過陡峭的山崖，

一隻猛虎舞着巨爪驕傲地撲來，
蔓草間有多少花斑蟒蛇纏繞，
攔路張着血口的又是一隻豹，
仰首望望埋在白雲深處的山頭，
一隻雄獅吼一聲：『好一塊肥肉！』
儘它惡獸們怎樣地向我猛搏，
壓抑不住我心頭熊熊的烈火，
迎頭頂住像利劍一般的冷風，
袒着我底胸，踏破雨後的長虹，
飛躍過銀瀑瀉萬丈的山溪，

那怕給我摔在地上，跌成一灘泥！
山尖上閃耀着我心頭的希望，
白雲外自有我想望的要去的地方。

有時我走入浩茫無涯的沙漠，
赤着兩腳，不辭步步的赴湯蹈火；
沙漠中不見一株綠草與花影，
也聽不到清脆地一聲鳥鳴，
更尋不着流泉一注，清水一滴，
白雲孕育的雨絲枯焦在半天裡；

毒烈的炎陽炙着一粒粒的沙，
脚踏着似登上炮烙，心兀自在炸，
嘴唇發焦，乾癢了我底咽喉，
在這沉寂的半途怎容你退後？
一陣掀天的暴風挾着沙石吹來，
把我過去の脚印深深地掩埋——
走呵！這平沙莽莽，一望無際，
我不曾坐下休息，去做命運的奴隸，
更不怨肩頭的負載是這樣沉重，
人生的意義就是將痛苦戰勝；

雖然有時煩惱也想襲進我底心扉，
可是我總把握着鐵一般的志意！
我要去的地方還須要越過沙漠，
汗流借我底脊背匯成了一道小河。

有時我脚下是一片汪洋大海前橫，
不得不離了陸地，拾起篙兒將船撐：

殘陽早隨着暮雲滾下了西山，

海上已是天連水，水連天，蒼茫一片，

捲着沙石的狂風陣陣哀號，

萬頃平波立地擁起野蠻的吼叫，
暴雨在頭頂澆，暗礁在面前埋，
那萬丈高的冰塊又排山似地擁來！
深夜裡我爬着一重重的波浪，
在重重波浪的背上把孤舟航，
打起長槳來向前面衝鋒，
驚濤駭浪裡，只有偉大，沒有安定，
定準了航線，努力揚楫，
拚着這兩隻鐵臂，一身的力！
我深深地深深地相信，

一隻剛毅的船決不會被浪濤狂吞，

幹！怕什麼，要退後觀望？

踏破滾滾浪頭，自有我們底天堂。

看！天盡處，那不是曙光一線，

把穩了舵，我要飛駛到平靜的彼岸！

有時我走進簫密陰鬱的寒林，

樹榦杈杈得如鬼影一般陰森！

貓頭鷹蹲在樹梢聲聲慘叫，

撐破這沉沉夜色的一個寂寥，

月亮星光慳吝地不會一顧，

夜風像瘋了的寡婦向我哭訴，

豺狼和狐狸張着口，喜得四趾狂伸，

龐大的野象也側着頭在聽我底足音；

我背着沉重的行囊慢慢前進，

這時候黑得伸出手看不見指頭，

古柏沉默着，嚴霜凍僵紅葉，

火熱的心頭，不會染上一點悽切；

就是鐵彈一旦穿透了它，

我也要追逐那去處到天涯。

受盡苦刑也沒有偷過一次懶，

這渺茫的前程尙不會走完一半，

瞻望那去處還在渺渺無音，

怎好停足在這里希求一些溫存？

你看寒林下亂疊着枯枝殘葉白骨如山，

我要急遽地邁開腿衝過這悽涼的一段！

在都市裏

只要都市裡可以讓我們流浪，
再不敢想那水底可愛的家鄉；
當東風在稀疏的林中低徊，
田畦裡便有我們將鋤兒揮，
蛺蝶飛舞似蜻蜓點水，
那碧波真令人陶醉；
幾間茅屋正在波心裡，

滿眼是漠漠翠碧，

彷彿小島一座

一座小島在碧海中孤立。

夏天的門前更是清涼，

槐蔭篩下滿地的金光。

沉酣的午睡喚來了輕鬆，

望着早秋的禾苗，

心頭掛上一串高興；

希望駛起鋤頭，

匆匆送上田塍，

狗尾巴似地穀穗在眼底擺動。

屋簷下冒出淡淡炊煙，

菽飯的香氣空中飄散；

小鳥捲起沉困的翅膀，

蝙蝠划出了星光的璀璨。

七月的場園是最溫柔的床榻，

一聲轟雷毀滅了我們底家；

夢裡驚起辨不出方向，

一片銀白瀰漫着人畜的喧嚷，

不見了妻兒，不見了茅屋，

死裡逃生，腳底下騰起雲霧——
身在樹枝上，心在水裡轉，
眼看着一切跟隨浪花翻……
迨慈善船將我救出了危險，
槐樹梢頭已整整枯守了三天。
從此黃水沉浸着心頭的暗影，
飢餓將我們送進這古城，
這古城雖說周圍幾十里，
却沒有我們生人立腳之地！
黑漆的大門整日關閉，

慘苦的哀號盼不到清水一滴。

生活的鞭子緊緊地抽，

我們要尋找我們底生路；

只有懦弱才會哭泣，

我們並不對前途的命運嘆氣。

別人吃剩的殘餘都討不着，

胸腔內鬱積一大堆怒火，

我們約好了，索性不再管死活！

憑着鐵手，讓希望開出花朵。

心和心結合在一起，

總有一天這都市會變成我們底園地！

獨立堤上

呵呵，你磅礴巨靈的奔流，
像一匹健步的神駒飛走，
日夜疾馳從不知疲憊，
比衝鋒的戰士還勇敢百倍。
白色的長鬣豎起遮天，
一聲咆哮劈開了兩山，
雄渾的嘶鳴瀾漫大地，

睥睨着人間只有你自己，

張開血口勢欲將地球吞掉，

太陽在你眼底也只如一粒沙的渺小。

你飛躍下接天的峻嶺，

澎湃萬里將山岳推動。

走上羌隴高原就該直向東海，

誰料你中途北折又探首塞外，

塞外的朔風是一萬隻利劍，

終於遏止住你歌喉的叫喊；

萬里黃沙，一片茫茫無涯，

那里沒有露水憑弔落花，

斷腸的胡笳和着寒雁悲鳴，

朔風捲雪將你火熱的胸懷冰凍。

從此你不再希冀痛飲烏梁海，

不再妄想跨上烏拉山的懸崖，

（我想這時你總知道了自己，

世事決沒有你幻想的那麼容易！）

挾着陰山的殺氣你回首南顧，

茫茫的中原才好供給你用武；

萬丈的龍門你聳身飛過，

嵯峨的砥柱贏得滿臉唾沫，
漫天沙石你一齊狂吞，
朔方的豪氣萃於你一身，
晃開雙肩你不管人間的藩籬，
踏過秦晉豫魯只須嘯一口氣！
你就以爲世界只有你一個，
一場遊戲使高岸爲壑：
幻想的花開得天一般大，
恨不得一手攬盡人間的繁華。
在昔你枕首淮河賤視爲奴，

恣意地將她抱在懷裡淫污，
造她的肉體被你蹂躪浮腫，
便拋棄了掉頭北上另築起王宮。
你妄想着將整個中原統治，
異色的土地都插上紺黃的旗幟，
不服氣時你有的是武力，
吹走太陽也僅只用呼吸。
一聲轟雷你決開了大堤，
人間的一切都擁在你底懷裡，
你貪饒的裝滿無饜的肚腸，

生吞活咽下數不盡的村莊。

我眼前是白茫茫一片，

望水天接處蒼茫無限——

什麼都作了你的俘虜，

惟有你一個頂住宇宙，

看不見田園，尋不着野花，

一切被踐踏在你暴烈的腳下。

我告訴你，不要以為你底手段慣施，

多少年來沒有人敢正眼相視，

可是凶殘的壓迫更促起反抗的巨力，

終有一日會逼窄了你自己！

你也不要說看過黃帝把蠻苗驅走，

親眼見秦漢當時在中原逐鹿，

長安古道上車馬怎樣絡繹，

杯酒笙歌是起自洛陽館邸，

漢胡的鬥爭跟隨着太陽轉，

觀戰的惟有你一個活在人間，

一點記憶兜起了古老的心，

你就妄想將整個世界狂吞。

難道你沒見偌大的一個人羣搶險，

他們不惜自己靠以爲生的農田，

一隻鐵臂，一筐土，

汗珠和石塊齊往你身邊堵，

一陣吆喝似瘋了的猛虎，

千里長堤在你身邊起伏。

他們沒命的日夜相守，

就讓是北風啞了歌喉，

不知道什麼叫做休息，疲倦，

力的表現，是他們最高的慰安。

黃河，你這個剛愎自用的武人，

眼看兩道大堤綑住你的腰身，
人羣的大力箍住你的手足，
你雖倔強也終無用武之地。
請看夕陽已染起霞彩一片，
明日你幻想的花怕就不再燦爛！

燒

準備好了，悄悄地，登上這古堡，

趁着夜風還正在恣意咆哮，

放一把火，放一把火，

將這塵封沙繞的宮殿燃燒。

我撥動着火之長舌，

先捲舐那傾斜欲倒的門樓，

簷牙下有千年的蝙蝠飛繞，

颼地一陣風，也葬在熊熊的火口！

不管它是鐵的骨骼，

或是鋼的頭顱，

一片磚瓦也不給它遺留，

毒烈的火焰，暴怒的，

發着震天價的雷吼，

誰潑水就好比是澆油！

毀滅了萬里長城的牆根，

燒焦了崑崙山頭的毒雲，

喜馬拉雅的積雪化作銀瀑！

楊子江上的洪波煮得滾滾，
坍塌了雲石築就的羅馬，
再不見垃圾堆滿的柏林，
青天罩住了紐約的頭頂，
無邊喧嚷騰出久據的倫敦，
巴黎的腐肉燒成了灰燼，
榨油的機器也一道兒火焚，
富麗的巨厦不再遙指天心，
金銀的宮闕化作一堆飛塵，
女兒的柔腸，媽媽的好心，

也一樣地讓它們同歸於盡……

紅的火焰像瘋狂的巨蟒，

任你生翅也逃不出它的口腔，

全盤收拾起腐臭的屍體，

舉行這最後的一場火葬，

紅光裏千萬個生命發着慘叫，

曼長的哀呼飽孕着新的希望，

火的怒，風的狂，橫衝直撞，

雷鳴，電閃，突擊着血紅的光芒！

這時候，你要把握着方向，

用自己底力量，開拓自己底廣場，

飢寒的鐵鞭緊緊抽擊着，

也不要發那無爲的感傷。

我們相信自己底力量，

走呵，我們有我們底方向，

這天地不是我們之所居，

我們底王國，還賴我們興創！

別愁黑夜長得像一條無頭的繩，

總有曉風來驅逐它沉重的暗影，

我們沒有淚，也沒有消閒的心情，
裸着兩臂，袒着胸，
讓罡風割裂了皮膚，
不怕它給鐵鑄的心腸凍硬，
像長江出夔門，黃河下砥柱的涵湧，
我們赤着腳踏過這莽蒼的棘叢，
在這偉大的火葬之後，
我們要在荒原上築起永恆的石城；
一塊一塊的石頭全由自己搬，
從根基一直壘到最高頂，

用不着別人來插手，
我們有的是活躍的生命。
曉風吹送來黑暗的死訊，
從此我們不再做可怖的噩夢！

活下去

這叫做什麼賑濟，什麼道理，
設粥場不許我們逃難人吃？
噢，說我們無房屋不是住戶，
沒驅逐出境就算是幸福！
我們遠遠荒荒的逃來，
心花向着城市開，
却不料它張着噬人的嘴，

單嚼吃我們這一羣窮鬼。

苟延殘喘，我們沿街乞討，

三天裡遇不着一飽溫飽，

緊閉的大門，警察的木棍，

支配着我們日夜的命運。

黃昏模糊了菜色的一行列，

雪花告訴我們冬天已來，

肩頭的破布下露着肉皮，

小孩子蜷曲在懷內哭泣。

朔風送我們進了幽寂的古剎，

冰涼的石塊就是我們底溫榻。
我們沒有以手相握的同胞，
雖然這古城居住人不少！
飢餓的鞭子趕在身後，
雪裡泥裡還得朝前走，
沉重的腳拖着沉重的心，
面前的冰窟正無底的深！
好容易盼到賑濟的音信，
乾癟的嘴角掛起一縷笑紋，
誰知說我們是無家的流民，

就這樣壓根兒沒有份！

走！咱們去問爲什麼，

偏越窮苦的越吃不着？

咱們要活下去，不能等着死，

況且還有需用咱們的明日。

去問問他們操的什麼心，

咱們也是人，幹嗎沒有份？

摔掉咱們那忍耐與怯懦，

崩射了心底燃燒的烈火，

走呵，來攙着手，你和我，

咱們不能等着死，還要生活！

——他們忘記寒冷和飢荒，

一羣綿羊變成了瘋狂；

拳頭在空中晃，

眼睛噴着紅的光，

長蛇一樣你推我擠，

汹涌地像黃河決開了大堤……」

附記：開封冬季粥場，向只許成廂貧民就食，乞丐及難民均無分。詢之粥場負責者云：「流民無住址可登記耳。」一日見難民一羣，圍門索食，勢甚汹涌，感而賦此。

跋

幾年來在人海裡奔波，偶而歌吟了一聲，到現在詩稿竟積了薄薄地兩個冊子，原是當初不曾想到的事情。並且我向來是自作自歌，不求人知，所以我的寫詩，除了幾位熟朋友以外，別人很少知道。現在爲了幾位朋友的慫恿，鼓舞，將一些比較抽象的露骨的刪去，合而爲一；細讀一遍，覺得裡面處處呈露着飢餓的面影，於是就取名『飢餓』。

二年前我曾爲前一本小冊子寫過一篇『跋』，開首說：『三四年來隨着時代車輪的轉輾，在工作挨餓的重鞭下，悶得關不住的時候，我就一邊高歌，一邊抒寫起來；這寫出來的，自然只限於我所感覺到的情感；我所要說的話。』實在，我底詩是從真實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不大草率的寫；雖然我對於鄉村的取材很廣，但那都是我親眼見過的事實，因爲我是從小在鄉村裡長大的。

那時我還說：『關於詩底條件，我以爲應當注意的，就是文字的平民化，詞句的經濟化，音節的天然化，情緒的革命化，思想的統一化。至於堆砌藻飾的製作，那只好

讓有閒的人們去清玩，我是不取的。本着這種主張，我努力的寫去，不曾受着任何規律典型所限制，只坦白的，自然的寫出我自己的詩。』這雖是二年前寫的，可是和我現在的主張仍是一樣。

作文固不必避俗字俗語，寫詩亦何獨不然？而寫詩尤其以感情真摯，辭句清白，使人讀得懂聽得懂爲上。可惜這條路尙不曾明白的爲寫詩的人所走。我檢走這條路，或者免不了別人的譏笑，可是我總覺得有什麼寫什麼，那些無意義的裝點與派架，是不需要的。我走着我自己的路，我寫着我自己的詩，雖然在這一方面，我底詩寫得並不見

怎樣好；可是我敢說一句，「朦朧」之病是一點也不會染過的。至於思想方面表現的什麼，那只好讓讀者去認識，在這里我是不願多說了。

一九三五，四月於北平。

刊 誤 表

104 90 74 67 64 53 52 37 24 23 頁

10 10 6 8 9 7 8 1 1 10 行

1 6 4 1 1 5 4 9 9 7 字

分 僂 漿 綱 盡 桿 間 遠 手的 空 誤
的

份 僂 樂 剛 儘 桿 閒 還 的手 容 正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收到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饑餓 (新詩集)

每冊大洋三角

(實價不折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著 者

郭 伯 恭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1935

\$0.3

7.2